

朱太復乙集

朱太復乙集卷

五湖朱長壽著

文

墓表

陝西慶陽府別駕樂鄉茅公墓表

茅公一夔字樂鄉茅故吳興歸安臣族也相傳其
遠祖有茅無兢者中宋淳熙十四年進士勝國兵
後不可譜或曰茅氏自會稽山陰來居埭溪有千
三者治篾浮海經華林飯而沉孟舍篾家焉數傳

而生榮甫贍而文又數傳為南溪公生丈夫子三
長乾南寧別駕次坤大名備兵觀察副使世所知
鹿門先生也又次良為河南布政使司幕曹而樂
卿其冢子云少穎惠長則美髯軒舉以尚書補邑
諸生久之入貲為大學生一再不中格即棄去歎
曰丈夫安為兀兀垂首老一經乎吾有略不得用
於國且將試于家會藩幕公宦大梁樂卿遂東家
政茅自南溪公以上累世畜業居積比於邑中家
富人矣而觀察既以仕宦起長公好游賈季公力

農桑俱息貲善殖僮至數百千人能用其身富者
累鉅萬萬鼎峙甲縣稱於江南樂郊席其資奮然
益厲心計動不忒冀有氣敢擔負外能擘治紛拏
寬嗜疑難之務而內與保丁作同甘苦拮据課藝
治畦晝夜持籌策黠奴不能教以所不習故所入
輒倍於里家益息而華林以農桑著名縣中一郡
無出其上藩幕公喜曰吾有子矣居十七年以例
出謁選得大同叅軍大同古雲中塞于京師為三
輔數震苦虜自俺荅入款封名王 朝廷用羈縻

歲祭金帛開馬市犒虜邊以故不被兵十年而虜諸酋亦時時至城下耀兵屯騎挾增賞爭言邊將吏無可柰何時制府鄭公洛以公吳人擢還吳市綺繒主其事一日成約虜忽擁千餘騎鼓噪前當事者相顧錯愕起自匿獨公與一裨校居虜迤校亦股慄欲起匿公瞋目叱曰諸公所能棄去謂金繒非所司且遺我兩人當虜啗耳若俱匿金繒立盡而墮敗國威法當死死等耳孰與死虜猶冀萬一哉校將感奮守孤裨決旬虜氣奪卒成市以

報事聞

上詔賜白金吏部紀錄蓋異數焉已而再奉檄市
繒江南至彭城藩幕公訃聞戴星馳還喪極哀既
以恨不及屬纊而視藩幕公兩庶子一穉一遺產
每一撫輒悲號不勝偕其仲母弟一臯相與外翼
之曰若如兩穉競諸不克立吾與若為死乃公平
亾何毋施孺人繼沒先是藩幕公病革時伺者齧
齧籬金殆盡樂卿自千里奔歸寘不問及孺人攻
苦相家五十年私儲贏亦可萬餘碩獨不及瓜分

而樂鄉願淺不問也宗人相驚謂公居恒急於財
乃至薦孝友如此已公除赴部用前雲中功起還
慶陽別駕當是時火真寇臨洮西方用兵鄭公復
以大司馬出經畧四鎮雅才樂鄉檄督延綏芻餉
凡數十萬邊自款市以來軍興希糧草困積陳陳
猾胥僧陰通賈人嚙其中乾沒六萬有奇樂鄉已
覈實故緩其報悉召故賈人與約曰故所冒如干
主歲盜不至此此屬窶人子悉收其孥籍不足償
有如論上若何辭入者罪乎吾為若約輸若負貸

若罪賈人且懾且喜未旬日報如額諸當事聞大喜樂鄉名益起而同官者益忌陰相中矣尋壬辰大計會樂鄉適微疾長吏遽以老病報衆不知也上課日郡尉某主對考功訊曰侷茅某院司註疆力長吏註老疾何郡尉故重聽茅瞪目左右視遂得調樂鄉歎曰吾不能垂首老一經安能以贊郎再辱竟投組歸歸置酒大會宗黨戚里故人出其先後儲料錢橐中可五百金盡散之舉觴曰數年受餐秦晉義不敢私願為諸君取酒吾等老矣日

相逆驢飲耳先是戊子歲吳大侵人相食樂鄉發
窮穀六百斛輸縣官以賑而以四伯斛鬻里中餓
人活亾莫性主財畜不遺鎰銖而當施舍好義輒
慨然朝夕粗糲一衣或數十澣其營墓宅必巍然
費累千金偕從弟御史國縉營祠堂費亦數百金
自負工治生見里中遊冶子弟不訾間形詬笑或
以此短之而亦佯直能面折人之過久而信其無
他也年五十自治長夜之室去舍財數十武曰吾
魂魄樂吾桑柘又十年卒逾年子太學生文徵獻

徵奉遺命葬焉

外史氏曰予不識樂卿予父司訓公為庶門先生
弟子予與先生子仲御史同歲進士頗聞家略吳
中蓋多富人哉率媮衣美食相矜夸屬游奢豪舉
耳食祿之家三世編戶之氓再世希不微矣其守
業非也甚者子孫兄弟自相構門戶立敗俗薄惡
由來益橫里中見稱力本膏腴善文守相維持翼
翼無如華林茅間有娛華少年中路輒反駕益自
厲倍息况樂卿矯矯善計合文武創承者哉第其

科當冉有政事之亞不令効于國而詘用之固經術不足盡人乎惜也

工部都水司郎中茅薦卿墓表

行河水部郎大夫茅薦卿勤死于官予諸生元儀十四能述其行請于所知名公狀誌大節彬彬著矣別屬予為表顧予兩人豈不相知哉已著大者不詳具請論叙為人言行終始發其心既實表于世抑起地下生者不愧

薦卿名國縉吳興歸安華林茅世姓臬副使鹿門

原缺

受知義無所惜幸善與終始起交拜謝薦鄉又曰
故言之吳人輕剽大豪族多桀黠奴憑橫江南見
為天下切齒翁故以樸直易任墮其中十五年來
艱不無事矣一日吾仕將無囂囂故行乎願假歸
身請翁約束定家而後入官務無首此謂何予又
壯之少頃默然長嘆曰翁勉愛我末年大累苦吾
所得効一官吾從田間扶杖老耳已使還拜覲先
生數日請間長跼號涕言悉白所得故諸奴矯行
橫不法某某者先生矍然得請因期日大治酒會

宗人于堂酒深泣起拜大言曰吾茅二百年故善
門無大暴不逞比所由艱罹傳此名惟奴故今日
幸一仕惟繩祖亢宗之計請先案吾奴大不馴某
某為狗以與諸父兄弟子弟約除外禦他所陵不義
有聞請各束其督如吾事凡吾非以抑宗抑乃亢
也保世善名是務乎各相揖曰大善明日各如約
令其家居數月家各輯茅氏之令聲達千里尋行
令章丘巖邑劇當事以貴介子苦之奮獨曰劇乃
得行吾志縣甲東方名大饒實罷難以令革躬自

抑為法滌漁窟以清省浮費以節裁奉俗以儉用
明主斷以平息之用勤集事以文調之五年大治
閭里中吹竽鬪鷄子弟化而本畜生徒閭閻咕吟
之聲以卷官務節而生益沃旦坐闕門攜書而誦
于堂晏如也其大者歲三災三荒政皆第一詳誌
傳中戶覈賑均公庾之數佐以奇積民忘荒其後
奉

詔發臨德二縣粟運所在平糴直償官傍縣發民
駝載道做不貲章立以其倉粟貸收十五先償而

以羨粟行粥以羨價官運還倉民不知也其心計
權設類如此而條鞭遂為永利法槩一縣之戶定
徭額均富就貧廢九則用占田一切革大役用官
徵募著有十便議二百餘年頭會戶騷破業之苦
熙然未去縣而縣田徵貴三之民尸而祠焉子嗣
今陽信往來大府聞所言章丘見其士大夫與父
老語未嘗不嗟唏用其條鞭法請以行縣罷編戶
移三上終以大豪格府豈有幸不幸耶乃服薦婦
善便宜成事得上官吾不知矣已召為御史首疏

舉齊魯吳越名賢十餘人其里與其官所知也皆
碩德公望以次起家歷九卿稱其聲又䟽請豫教
皇長子茂質九齡聰睿漸啓知識情欲亦漸開乞
博選賢良左右保傅語切不報及救辨中丞李材
冒功詔獄為臺倚重居歲餘予赴公除會于邸相
勞苦吏事無負薦卿矍然何當子來見吾翁善乎
隨泣曰

上明聖太平無何逐一官效口舌非計違翁七年
念終不以一繡衣易斑彩矣尋請急歸杜門膝下

嘻然大樂也而家政俞肅牘不入公庭當是時聲
起循蹟敢言著中外天下望知薦卿才士佳公子
而忌者頗有口侵其故吳會間俞甚及計吏遂用
其家世落御史以故章立調山東士大夫寃焉計
罷予謁當道語頃曰自今世族大家子孫不宜復
據要津可鑒予奮曰如茅子在白屋自當舉賢良
刻意服官居家不見賞蒙點是使四方搢紳家皆
棄以公子自汗矣不應然後頗多信者一歲予病
遂即告還薦卿見于榻曰嘻人果求多吾言信乎

吾儕無負一人知己足耳已築菽園為歡老行終
焉然而先生日夜敦迫曰吾望雪我并不自雪已
矣吾老幸健從志以顯孝遲吾見之乃起補浙川
府歲半興學殖農申保約廣社倉治以章丘而加
以賑濟民以饒復祠之不以遷人僑其官人亦不
知其遷也召為南屯部即告歸侍翁三年計不出
先生又至以手書怒督誨不得已就謀予出書而
泣行補南水部杜侵積墮減浮物之費裁供造之
溢省鼓鑄之漫視庫上䟽極諫以盈宮中于無用

耗大農以無益語頗侵

天子人危之署湖權三月而課當一歲能力束稅
璫之侵以平商如流焉先是詆者謂豪勢家榮官
燥氣亢不練務內行未知及依回數年不進人曰
恬以御史為吏吏益善人曰平所至盡職持大體
潔白不汗人曰廉能任故所憎者稍復譽之當事
以為屈久淹擬遷三上

上識其論財持不下居曹凡三歲常以請使什四
在官六在家奉其先生依依間常以樓船迎于邸

徧侍遊金陵石城半渚燕磯之間盛治携酒集賓
客鞞臂盤辟行炙蹕上飲先生長身健步黃髮被
衣進卮歌詩臨江山客共歎曰何所有仙人非乎
古誰當此勝者若茅子亦可謂顯孝矣因相與謁
交驩問長生戶不容屨焉其明年先生九十以使
國適家為壽領內外子孫近百人客至傾江以南
自相卿以下日數十百車皆長拜進酒先生一一
為斟酌盡歡凡月餘盛張設陳技樂名公為詩篇
文章大樂之三吳為盛事云其秋又使還數月則

侍先生卒矣喪極毀三年不出服舍出則衰行補
別余曰五十始衰何吾之憊也子故謂子勉當漢
二千石循吏計今不能復治郡矣將送子習生吾
未有以雪吾父入除部監修長陵工卻中官例餽
千金省洗掃萬金歲滿寃上抗章請移封復父故
官略曰先臣以鵬勦徭賊省軍興費十萬方蒙擢
旋顯黜一戰也乍功乍罪何哉督臣胡宗憲平倭
之功先臣主畫居多反以波禍宗憲既已雪矣先
臣寃死何辜凡七上始得下部終格例董復閑住

則薦鄉大失望號哭數日夜邑邑不欲生尋病幾
篤起假歸來問予道出疏章悲向予索然予為言
子志忠孝至此身之不閑皇恤後功名未可知身
與孰親生少壯命于天老在我耳薦鄉嬰然曰已
斷室戒飲不重味請從子會河決開泃渠未就難
其官即家遷郎治河夏鎮聞命治行予稍沮之厲
言曰聞事君不擇官不避難河不治運絕國家何
等事而忍謝偷生遂行故病濕腫行水舟居數月
病發半歲餘卒一鎮如喪父逾年予弟過河其人

為言流涕也總之孝始事親中事君薦鄉一生專持兩者竟以憂死其家恤宗批厚親故若閭里皆波之餘也嘗創宗祠割義田五百畝以贍貧者置役田分于里抵其費他所助戚故人喪葬婚嫁孤寡不可勝數嘗謂予吾大父業千畝而宗人食其什二吾父多陰施濟人急不欲知吾汲汲行媿不及遠矣先是為御史時會董宗伯被議向予言財之為累至此十六七年大災祿以數千石食其積蓄塞口乎歿一歲而吳大水高者三丈予方憶

其子元儀傾家上輸官穀萬石嗚呼可謂有
後矣當好行德而能使其子繼索何天下必訾世
族以富人故未易知耶

道氏曰茅子出而江南世家公子習一變沉毅持
大略集事畜而好施假以年著其有政于世功名
則可量哉棲遲薦慕不急出早衰勤死痛夫兩人
用氣誼交雅嚴重予事必相諮言必聽以所得茅
子大許足明其心矣恨獨不入道往見予單衣雪
中欣然請習數月謝去予善病茅子壯究以相反

顧其氣一往赴義已病寒方徇其官悲哉能功名者非急功名者也喪涕語別竟坐交喪其至性抑天命也夫命也夫

明工部營繕司員外郎張子禮配太宜人
王氏合狀

繕部員外郎張天秩字子禮別號蓮洲配太宜人
王氏張之先世來自洛居烏程樓賢山大父贈御
史大夫傑長者也大母史氏二子次永明
用自時仕至左御史大夫卒贈太子少保諡莊

僖配楊夫人三丈夫子長則公也仲天相今名兆
元仕至淮安郡貳等天德仕湖廣按察兵傷副使
公生一歲莊僖公舉于鄉明年成進士令蕪湖携
之官四五歲容止嚴塞寡語矜重嶄然大人行莊
僖罷之及長通尚書閑於文辭補諸生有聲入太
學長七尺瞻風儀骨體軒跂昂視翔拱迂步翼如
人望之為惟公子曰他日不減翁季穉多隨官公
獨與仲留家學結友十數輩負笈從師三席之外
足不涉也年二十九舉於南都時莊僖官益尊矣

由方牧

召入貳九卿尋遷刑部尚書而公以年少登賢科
世其家里人嗾嗜望榮自居謚如也上榮歸蓋奮
倡其兩弟諸友執下帷讀書庭帟游賓方莊僖以
內行著于朝兄弟堅相約督誠曰以無汗吾父
墜其家外杜苞直請假利市而內簡息居營責上
不持吏權便宜下以黔縛督其奴曰若毋馮於家
橫於里漁於民間刑若於官會莊僖移御史大夫
掌臺事臺歲遣三御史巡行浙江省按部至吳從

持斧詣第上門謁拜大夫位竟見公子行兒事禮
際幣交飲燕款結為歡公子口不道事問其私膝
席謝主臣唯唯謹無他御史退輒嘆曰嗟誠大夫
子一郡皆驚方是時

肅帝末烏程三列九卿董宗伯張司寇御史大夫
兩家子孫簪貴略等然宗伯有子賢弗任桀黠奴
用事僮數千息業臣萬甲江南三十年而有癸巳
之變大夫故薦脩三公子承事外著當官善功名
始終而內矜矜輕實產不過中人貽燕翼享譽聞

舍無狼跋里無跳梁子孫安坐保祿守門戶變起
一郡皆懾張獨晏然故知大夫無獨賢抑公子克
家善也然有材具忼任奸脩飭楚楚務名不侵公
嘗首為第居市南茅前容車馬區宇穆如執事臧
僕謹循嫺文辭入其門知為大家不擅外事而緩
急人之阨嘗脫從兄縣幕君殺人之誣拔于獄釋
其友文學蜚語杆大吏觸法鈎連竟解以科目仕
顯焉尋楊夫人歸養公念大夫老獨居邸以歲夕
携家北舟過寶應湖大風幾覆空中閉神言護不

敗至邨侍起居視寢膳日三身抑捺慰勞婦飲饌
供作孫子尚食祝飲上壽曲跽拳嬉戲拜牀下佐
食歡大夫忘客嘗有裨將囊美珠飾瓊玉直千金
暮夜叩公顙以介大夫公瞿然曰而不悉吾大夫
乎語即祭而即抵罪叩頭固進竟卻之復竟不言
公所為祇考陰行又善護人多此類居二年大夫
得謝歸歸一年卒卒數月厭冠首履走 京師乞
大夫葬謚于

朝大夫立朝介寡植

朝莊士譽之其小人故為

抑不逞詬沮之公曰伏謁丞相九卿宗司間慟哭
白所以泣盡繼血諸公卿議曰張公居臺在嘉靖
季非千皮而一腋乎其子復如然為請謚莊僖予
奠祭如例 制曰可已十上不第季舉進士為御
史矣仲亦官長安丞公乃棄書謁選上相吳縣公
公同年也知公才擇授中秘書舍人貴近叅密勿
故事諸以書仕者直事丞相入閣解帶以孝廉仕
者冠紳入丞相起揖加禮此選久格矣自公等四
人始士榮之昇典 國史成加秩滿歲諸相以為

賢奏與科舍人一體行取最改給事中試御史
制可已下矣臺省交執非故乃遷工部水衡尚書
郎出權稅荊州關關故稱金穴木客大商輒苦暴
稽難公至詰孔漏禁傍漁杜奸利弊餘挾日行如
流商人以公平蜀漢宿沙數年之木悉下會巴川
漲鉅材連筏銜尾蔽江以至額不加而報羨使還
尚書謂稱借公署郎事頃 宮中徵陶器急御用
監奏乏田青

天子亟下部買供田青西域土魯番產也其國以

方物五歲貢始至漢人市買絕不可得

上怒中官督責絡繹于署尚書用公畫具草請行張掖節鎮臣諭夷募市得其報疏復奏

上始解分黃河工告成奉

旨陞賞中外尚書以下官有差公以主都水心計遷繕部員外郎而仲以淮安丞超加四品服奉兄弟並命一時榮焉明年三殿災大工起監工內官以山東臨清厰歲輸磚不如式激怒

上切責左遷累年部使覈造諸官別選代一署相

顧莫肯應。夫曰空強。公公毅然曰。世食焉。敢請辭。
漸行中。人欲有所要。不應。至則奉。

旨。督燈燭。大嚴。公親行。諸窳。監視。陶灑。坻埴。范燒。
之。輒。學。公。憂。方。盛。暑。役。三。月。卒。于。官。公。為。人。為。于。
義。疎。于。財。敦。操。齋。于。口。記。人。之。德。忘。其。怨。終。身。不。
見。睚。眦。居。常。言。多。譽。述。賢。長。者。終。不。射。人。過。也。強。
重。服。禮。終。日。不。倦。不。飲。酒。對。客。行。齋。穆。然。終。坐。不。
變。善。與。人。交。兄。弟。兩。游。學。廷。合。吳。越。間。知。名。士。三。
結。社。社。每。數。十。人。多。貴。至。大。官。主。功。名。終。始。無。間。

言尤獨厚倫孝友其至性楊夫人艱舉子萬憐長
姊公率兩弟事如母凡服御飲食無敢並給分資
予從母欲無敢執夫人先抱育其弟為子曰天叙
而愛之當大夫盛時居比肩出方駕行四方如真
公而奉如真蚤卒子釋為經紀其家焉與兩弟同
堂居出舍同席卧同大被分甘攻苦仲嘗多病護
視之夜嘗不寐相教以詩書相勅以禮相課訓其
子子行十餘人斐斐多文歲時衣冠從三父集中
堂賦詩侑酌飲甚樂之出行市入官府貫魚雖容

諸學折讓翔翔見者知不知則曰此張尚書家風也兄弟共為家政事無大小合議定乃行室人不與知僮僕不敢問仲獨個僮負幹理多大略季濟以和公嘗主鎮重視成凝然故相成也而公獨不問生事會要出入由王宜人故公孺孺宜人相家之助初宜人來歸莊僖官十數年矣家猶儉楊夫人自在饋孺人生長富室能力作服苦澁以當夫人指夫人性少嚴膳御小不愜必歛拜婉謝解廼起不豫則損飯蓬首而養復初後復初其公子

就傳結客購書都養常印辨宜人時時具好飲食
筐筮勞饋問之邇于叔季公子歲遊不內顧宜人
之力也勉事大長姑能諧其歡以媪夫人先後聚
室聯饋輩作如姊妹終身不見勃諉故三公怡怡
式好著於里宜人有相馬惠善計主斷家事時時
有指畫贊公子然持大體不至一切拂叔季叔季
亦嚴巨姦必祇恭調事之事多稟諮焉斂弛允要
井以肅飭厨陳共往來膳獻適侮條以具厮奚懼
伏實朋懷安所治諸子出學廣師友共婚嫁大都

督辦由宜人公稽其成爾耳鎮靜寡語咲黝巧齒
費持門戶曰無墮翁清白吏處如之入官亦如之
夫婦垂五十年白首一心相敬如賓及公歿晝夜
涕泣衾席恒濕未三年亦率故以莊僖任子與其
冢孫貴封太宜人云宜人出濠上王氏世大族也
父榜雲南武定府幕饒于貲無子三女而宜人居
長至孝年十二刲股以起母疾幕君率于官家散
宜人為迎襯營其襄事葬于弁山東太師山盜以
無主侵其墓道宜人為公經理之封植樹蔚然春

秋上墓二祀子孫至今不絕也子魯入其山此居人言良然孝哉女而子

論曰吳俗矜弔率侯公子檢由禮其人輕心譎觝善反公子久要祇敦兄弟多不若而公子雖雖貴人子孫務勝封糜公子漢專說詩書近三十年郡常數家父子兄弟聯貂蟬世祿感其始公子風之故吳中門第推莊僖予交三世辱長公忘年熟其人樸雅長者通其家事為益損狀叙次之要友于蒲穆家室相成志可法也子孫守之可繼序弗替

原缺

朱太復乙集卷之二十六

五湖朱長春太復著

誄

南靖令歐陽崇積誄

有序

歐陽令近世之薦古長者諱潢字崇積粵浚化人
粵南山海孤峙別一區富產琛異天下而人物風
尚往往挺至暮先民蓋白沙先生以來故矣予識
崇積司訓歸安時時學官三孝廉郡教授龍烏程
諭葉葉通士龍豪自喜而令公樸嚴檢儀寡咲言

常獨立儔伍中丰稜望之莫然壹稟功令傳古經
術課弟子有程育有思嘗力營吾友墜廢不與試
生王顯謨以明經宿名固請當道保其廩捐橐遺
數十金治同官李新宦貧獨之喪經紀其家還襯
千餘里切有意其為人也竟不第遷令南靖去二
十年美子暉繼上公車經故游以自為令君行寔
訪予山中則仕竟不得志桂冠居里十五年然悉
其行誼何表表也家世素封宗太立廟置田收族
黨分養不給家訓閭閻比于德星之門邑登少年

俠邪行不義畏其知厚自伏匿或竊謝請改過以
許焉出貸粟卒市糴興作食貧則樂罕之隣善也
身節醜衣大布食不重味而以其羸遺親故人笑
器不絕于道里比之鄭莊乃築屯堡捍山寇充保
其宗園鄉兵中練結望河荒盜不入其墟数十里
抑何俠武干城之矯矯歟吾聞南中偕計士多挾
弓馳馬善兵畧行北地齊衛燕趙間響焉賊望而
走其故俗耶惜哉今君之節俠乃不遇時令君未
仕嘗匿迹公府吾里胡中丞公為太守下吏持教

敦請得一見中丞故高之為之誌予以素交又善其子名士乃即為之誄曰

南琛何有鶴毛象齒火齊珊瑚明月珠子緊錫貢天子又皇多士品式帝金材巨文梓華則接神恭亦表里帝耀南紀蕃秀朱楊長離明輝儀羽天翔介易冠裳文章於漢孰大明斯皇皇國華元獻令德令望蕃維首邦元宗歐陽有封千漆金穴較宰市義夜行耻貴輕寔天佑薦世庭止燕翼田于何種產玉雙白兄頡弟頡載翔載戢頡云速飛亦夷

于垂頑亦不遲天府旋躋公車奕奕天網恢恢薪
槓豈不多有芑寔遺士推折角朝詘解頤嗟吁士
詘信伊匪貌榮遠猶官下恒服生平四海淵源三
雅序興育育子衿高足振纓三歲我里金躍在型
往携琴瑟爰絃爰歌海曲漳陽歐寮之阿嘒嘒鳴
雉既伏以訛灼灼園桃亦華以那自牧則悲回面
飲和彼憎謂我驕則競作羅匪蠲五斗匪蔣五柳
歸去來兮富貴於何有谷駒優游東陵南畝鼓篋
途中陳學圃首寤歌弗諼詩人則友誕率祖率祢

為葛榮庇枝誕月旦月餘為元宗社尸室無獨飽
里有畏知曰莫善天下耶善吾師種德象賢計車
載馳何知其父視子何知其師視士故宮三魚名
家千里翩翩燕游習習徒侶梁木非傾玉樹在倚
維善維世紹揚大美嗣也志寔我徵作誄

傳

吳孝子節婦合傳

夫孝大哉極人道之變薦慕之性時祭于事塞于
天地一而多端要其難生孝故不如死孝善親不

如殉其親殉徒死不如以死生其親昔仲孺徒兵也奮吳璧冒七十餘創緹縈女子也捐身抱一書走上天子義動朝廷名聞天下施後世事固多幸不幸耳蓋有天道焉當是時皇帝不難五刑除一言將軍不惜萬金之藥皆非人力所致至夫不致于人絕于天倉卒甘瞑一決以全親九死間固其極行哉不可痛與將萬世唏噓感不已也則有里吳孝子之事孝子名入驥字叔良太平太守吳小陵先生第三子夙異善讀書日誦五萬言為名

諸生太守與恭人錢薦愛之叔良亦尤婉慕出至性既太守平于宦奉恭人扶襯歸太守內行嚴蕭然而惡少年妄意之又居常糝里中某陰賊事致于法讐家甘心公死欲報其子乃主集盜魁數十人夜入劫一家竄亡命獨得恭人執以求所藏亡有餘小簪珥不中百金盜大怒窘訶之聲徹垣外叔良時匿複巷驚啼曰是得吾母吾尚匿避死遂自力攀援上屋欄歷踰屋二重前乘垣而號盜二人方乘極而踞虎視挾弓下瓦以拒救者見人號

以救且至則射射中叔良額而望見燭中持恭人
愈窘乃拔矢擲空而下盜又射中股蹶仆地頃甦
又齧拔矢不能行蒲伏覺而前則盜露刃牆立持
母長跽告首曰公等利吾財何至傷老母家故薄
母那得儲儲又先失之柰何吾室幸完導而往得
糖可二百金粘求帛私物副之總不滿五百金盜
不悅復窘恭人當是時月如晝援者四起環官持
兵而噪呼震天盜怯輒舉刃擬恭人孝子輒以身
翼之皇遽叩頭大哭請代首目久之曰止而屋上

之矢下孝子身前迎矢矢中脇卒倒群盜遂牽擁
母子出戶行數里登舟釋去孝子扶恭人匍匐還
拜幸無恙自愛然而脇創重血流地漸衣不可止
孝子不自知也已眩病甚卧卧三日恭人臨視泣
勞之兒為我首叩枕曰固當母在死無憾左右頷
伯仲曰吾不得復奉母矣是在兩兄且教吾子遂
呼婦前曰吾即死以吾母若子累若所事吾母育
子有非吾生吾怨地下矣遂絕嗚呼哀哉痛乎不
幸耶自古孝子出身捍父母于寇盜鋒刃不測之

下能活親者不少然多身與俱焉盜至暴凶行兵
及頸猶徃徃義之釋曰孝子不可害生各有親至
孝動人故其人心耶亦天實相之天護善人其于
孝更篤以所聞顯道最恠至不難冰雪出異物以
表孝全其生今如吳孝子危行願至難何以竟不
免則盜獨非子耶夫又何以無護之以古若彼孝
子若此是何天人之悖也盜報讐志固殺人不可
孝子亦不成名子之急親唯恐不得死安問幸不
幸哉叔良所謂死孝難死而生其親者耶死四十

八年而孝子之事以其孤用脩著則并著其節母

談上

聞

天子賜旌其門曰孝節節婦二十八而寡襁兩孤而服用脩四月能毋事姑翁事伯仲如夫生撫三子成弟子員而用脩最賢文有聲三吳學士大夫多與之游長七尺髯美容儀慷慨大略居奮然以遺孤欲顯父母以功名久不得志會太守梁溪陳志行公來其雅游長者服古循吏興教化下教蒐

隱行表俗乃出白其事于府涕泣長言述孝節其
哀感動太守亦泣左右一堂莫能仰視里人共徵
之事遂上晉漢以上表行徵士孝弟科首著閭
巷庭闈之奇節悉聞于朝付史官後世幾不可得
天下窮鄉小夫為吳孝子不少孝子亦且五十年
以子才會時泣請而後聞嚮使天佑孝子創不至
死今誰得傳其事者乎故曰不殺孝子亦不成名
事固有幸不幸不可知耶予童侍先博士習舉孝
子行相誠頗得其概已同茅薦鄉為進士交季孝

若及用脩語間哀其人壯其事故為論次其傳天下貴世貴不如世德昔聞鹿門先生于同年嚴事小陵公常謂用脩吾哭而祖如父哭而父如子太守清吏賢而子孝婦節孫能成之善哉世德意如斯乎用脩名念祖不仕而能顯親諸公更益高之云

鄉賢光祿陳長公傳

吳興三世以鄉賢祀學曰東林陳初發蹟自大廷尉濟美秉介曰方伯克家不墜聲益昌有光祿廷

尉方伯皆起進士而光祿因業儒二世清白吏著天下光祿頌獨息富厚用財佐其行賢亦章卒父子孫三位瞽宗學者慕焉廷尉名恪仕

孝宗

武宗居官直廉以迂逆闍瑾起瞽仕不竟卒方伯應和最少子長應期仲應奎仲子曰履賢字子秀生警異願善病嘗不竟讀書為里閔大宗伯器字以愛女長善識畫有度能任是時其家自建尉起歷五六十年矣屋居數椽食貧伯以父任提舉仲

明經別駕高州而方伯官日以賸貴然都無長財
蒙故業餬口晏如也已定季父入都就婚尚書郎
行攝敝衣冠上謁見門客家僮望輒咲宗伯輒舉
端試問顧獨喜因厚資嫁之誠女行曰毋以尚書
女傲人毋謂而公貧貧可使富勤可贍吾聞廷尉
公賢者潔廉至高行不究其在後人乎何有如陳
郎才而長困者子秀既娶歸得其貴稍居息遂能
奉別駕謁選赴官再治行則別駕公由撫江司理
移倅高任皆燕平有父風而上事大母淑人朱八

十餘病瞽矣日夕視寢佐食婦為扶攜以代諸父
宦游所關太母忘瞽得孫如子也既補弟子入太
學四試不售嘆曰讀書仕官命也吾少誦於數數
從病困受書天可知矣何當埋首矻矻握三寸管
與少年高才生博逐舉子舍老乎乃棄去書徒歸
謂其婦曰吾不圖仕進矣吾家故名德大父諸父
所任皆兢兢約身富利民吾無以効於官試之家
乎夫仕殖生為無節處損生為無能人益益天損
損兩者非所以標樹而建業也且自吾廷尉太公

顯其名至內無潤其家何有宗黨鄉里吾將補太
公以所不足道固有反而後合於是悉出婦嫁資
裝稍稍習廢著出資問治生人產矣獨心計有大
略能廉取而益入歲計有餘性畜屏不式之費去
無業之耗躬率作苦茹淡婦亦為脫文綺貴家飾
以縞綦逆諸姑朝夕刺績慎筦籥蓋藏贏縮佐其
業督治桑麻經畫土化歲收大息然頗持家風好
禮義不媿訾于刀錐而法孔氏之雍容稍稍文雅
濟歸之故外不被銖銖好實摯斂之名而久久更

富居數年起家數千金喜曰如是可以廣義矣初嘗出貸錢後以歲存饑聚民環四十里內盡焚券捐之自是罷子毋一意僇力本業積羨開辟久之益累富至鉅萬又喜曰如是可以布行德矣上自別駕損嘗宦歸旦暮共燕游服食饒樂營築別區老焉出田禪世產以助弟分厚治嫁女弟五人已貧驟賙食之撫其出家室之父病剗股請代弟病門懸百金以購醫不起則收二孤督誨之息紀一與子齊至今名諸生曰夢龍夢鯤其季子曰夢驥

其女弟子吳出也終身父事之歿皆行三年喪焉
內奉母沈歲時齋金錢粟帛問獻其舅既困書廬
券求市泣還之如其請又困又如之傍恤宗族支
數百十人歲額差致贍米如千斛婚葬病饑有加
蓋曾以卒歲饋出某于臨溺今老焉外藉其鄉止
業地畔數百戶歲廩於窮全活亡筭歛寔死骸亦
亡筭又時捐粟助縣官賑其邑凡六大饑所活饑
人至鉅萬萬公私倚公為命矣而有才氣敢擔行
俠自喜報德濟人急奮臂而往外翁閔宗伯歿後

難者蠶起倚公謀力護全為多蔡司空以子求
公女殤矣竟撫其六歲孤保傅之長置配乃還
曰吾非女為為報故人知我也即棄此黃口將為
機上肉耶常告歸令其子俱誠曰暮為期暮果有
盜持兵入其家求勿得去宗伯故多門下士而司
空者則蔡子木先生天下所稱聞人也以故兩家
客有宦吳輒聞其事慕重之而訪司空遺後者問
所以存孤狀盡知有陳長公長者高義云於是長
公名稍稍聞海內矣已老其子夢麟以太學將都

為入賞得大官監公固非欲也久之會其子舉南
都遂不謀仕頗洽垣斥圃飭奴指繕什器備雅容
自娛而益敦義樂施鄉人宗戚賓友時時為具美
飲食相集燕言樂之有乞請止論知不知滿其欲
去以事勦者得其片言立為解曰寧死不負陳長
公自是長公名方數百十里奉粟如父傍郡邑豪
為造請與緩急赴其門歲常百十車堂上食常數
十饘又業自損薄以治美宮室帷帳供具酒食甚
都折節謙下以慕尚禮交學士大夫江南貴人高

名者止不識友陳長公為稱說游揚長公名益起
矣自開府下至二千石往往有慕向願見其人而
令黃景暹項有名所摧折強禦大姓豪右數十家
獨禮愛長公賓於鄉以逸民旌其門風焉已病將
卒時其子執手嘆曰麟吾先德悉矣天下莫不聞
吾拮据攻苦五十年稍以立門戶吾故念不至此
虛盈滿傾物極則反意以報先大夫有天道乎吾
故出逢累汝今膏梁也無當恣睢自芬華點其先
耶吾死毋沒吾行積而能散損餘補不足天之道

也既卒會葬蓋數百車徒引綽號者千餘人行道見者皆曰此陳長公長者也語曰貴欲貧賤欲富今儒者之議都尚行刻意必矯拂矜矜損其生潔清不滓以為名自好為節操誠得矣人胡賴焉子曰澗而不淄此為游於世者道非論于世之外必如期壹切通顯將閭巷豪賢義俠沒齒無所見才乎才與節論士固兩端嚮使陳長公畫地守故區區抱只尺之介誼不苟多於世即奉祖德至高取稿馘坳世自苦耳誰知者漢以後隱士故希傳焉

要或績學藉資為太官後業亦未必輒其前猶其
門風也長公意不甘以白首布衣泯沒無見長生
困以累於世故退而與婦謀身名兩泰人已利焉
此信有所賂非苟而已也夫富亦何惡惡其放利
自殖耳故曰富而好禮何知仁義天下世家公子
固有保業善治生者矣然大都僭畷靡侈厚自身
榮觀或暴桀盱衡無兢兢扞當世之圖亦有徒手
起家素封而乾沒營營日不足一錢尺布見於色
父子兄弟不相顧一旦身死禍起不肖子孫蕩破

立盡此其不識書天道抑生不布施固其結于人少
哉其于陳公賢不賢何如也長公義不踰竟所嘉
惠在五族閭里常然耳固無好奇賣名而敦薄赴
壑之夫趨走焉歿十年郡諸生三請學使君曰陳
先生賢者後不愧名長者可以風矣如議建主祀
學官祔其祖父云事有相成損益相資長公不後
廷尉砥礪無藉見廷尉不得長公五湖一貧吏家
耳昔

孝宗世廷尉與清惠劉司空齊名

孝宗署宮中曰陳恪劉麟玉潔冰清清惠公徙長
城其子孫無業三世益困而廷尉家方藉甚簪纓
不絕天之報施節士何殊哉或曰司空子子清刻
幾不容廷尉猶畏人知要以兩為後善成乃稱賢
乎然易行不汙顯不如隱難矣司空有女孫以烈
著亦世其家云子送宿儒費公元亮游其子孝廉
師也嘗謂予曰長公喜施輒食報往大殺東林盜
區也以故嘗市義燒券四十里盜相誡為誓曰勿
犯陳活我廷尉故令宿松有祠歲久圯後陳孝廉

行簡為令葺新之故為文學蒙難而光祿助其費
五十金入太學起家者也光祿壻為沈納言仲子
故水部郎倣焯少與其季閩學憲使倣焯俱就學
光祿家平居誦說高義傳天下起名祔祀不虛也
語曰樹木得陰叅不為叅不能蕃臚以此知上貴
德次施報果相與有成信哉

隱長者王有道傳

隱長者王公年七十有薦行世居吳中子城偏人
亦曰子城王大公業儒不為儒而隱於醫醫於方

含德比赤氣制性庶壽者家振鐸而傳也反之
虞氏之藥瘍也熊兒惡反操藥備而焦然不如無
藥全兒天者不刺童心童心者不改幼服唯天能
合兒天唯童熊心入其心唯幼服熊委地同波冰
凍釋而天遊如然者以兒衛生以生衛兒若以安
知神之神乎。劔人躍冶為劔鑄師躍冶為像畫者
點目飛刺心吟趙王孫癖馬閉戶而學焉草齧水
飲風奔而背暝沙滾卧而仰側號家隙窺之。亾人
全馬也長者尤全小兒哉全兒曰天天曰道雖然

有生有生以生兒全於生不全於以生故先天天職後天人職經曰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母與子未始有離也古之得道士放諸此故曰天人今長者且然為子然為母然知子然知母然合子與母故以其道生因以其兒生生與生相忘而全全人因以全天矣若其居先後之間耶命曰道隱吾學生十二年矣凡三師兒師天師師人長者師合夫得其合安往不合哉是歲也守梁溪陳公至以鋤豪表善風勵一郡既剪大

乃興博史聘獻老賓養於鄉首徵王長者格令下一郡悅服長者名時鍾室種芝號曰芝田

道民曰予交長者三十五年初知其醫既知其人今乃知合道道恢恢大哉以占微技則神以繕行則德以利世則活人以克符則長生長生則道作王長者有道傳叙

贊

朱君采侍御小像贊

暉其目營四海以見獨頽其頽皎向日而流丹脰

肩肩口便便灸踝談天警乎儻立未可制灼灼乎
善知而閒閒直如弦乎古為徒委以波乎聊與人
閒進佞若拂遇以平一緯一經惠和夷清亡墨墨
賈實亡皦皦賣名包荒公望振濁儀刑人知其面
我知其心

閻曹封公像贊

道冲而用不盈風波之民營營澤神穢形海上有
人馬雅文僊僊視精顛顛笑輔承權盱揚有髯疑
雪渥丹煦如登春臺汎如涉大川穆如飲和以遊

原缺

之未披而死可乎鹿門先生當世之才人大豪也
廓落不竟而用于家以為刁閹桀黠汙薦鄉少憤
其所能以至誠設略上諧其親下東其僮屬其族
人二十年餘戢戢于里為雍門亢宗聞矣觀行方
起而庭止斬然何以死初曰為文士出曰脩吏處
曰孝子曰德人奉其先大夫之教以永錫宗有會
祠族有義田里有役田恤孤養老賑窮敦舊自親
知下于隣立義不苟約躬伉節求之古人中晚益
為謹極欲當一世名流河且清而壽幾何哀哉予

兩人共艱于子各四十而舉顧獨才十三為諸生
十四孤而早惠克其家方大浸輸賑萬石活人一
鄰祝有子賢矣語雖有徂基不如構堂以賢而誨
穀于賢駒不日千里平生之顧復望于何而中道
棄乎倘憂其尾也讀書不屑為文人而文詞往往
豪追古十年為史刪未竟行漢晉已淑于世究其
志未量也業亦未可死也若夫世波吏道囂靡焉
孰義任于公之急得一虎振百羊得一華曹尤振
百寒儉當官不可無薦鄉中叢外騷天下何等時

乎草澤之間伏而睥睨歲灾天變沓至誰為奮義
不顧擔任幹濟支萬一不虞如方仲幾而人國計
不可無薦卿江南巨豪世姓聞于天下捷于宦而
媮于人求一翩翩幾麟鳳不多得矧其伉義而才
二十年餘輓類未十半今將奚任貴族不可無薦
卿諺曰少則揆多則筭分甘于介庶之草食不能
得于膏粱又貴競不習人業苦生所來也薦卿訃
至而吳中數千里內號曰天虐我累茅仲速死乎
其風之漸乎俗化不可無薦卿世豈乏賢豪節與

才鮮兩雄樸毅以調權略而制幾得之弘濟于天
下不一人之任也交在中駕車喪其輔則友道不
可無薦卿由前五吾以哭一人由後五吾以哭世
嗟戲痛夫世何其不振耶奪扶世者之多也四海
大賢高士隕落十餘年中不少吾宦淺所結古道
腹心交亦三喪矣范陽御史馬函一大梁給事朱
仲脩今茅薦卿皆德意期諾欲有著烈于一世卓
然死一子皮無與為善而待三已乎世何不振耶
痛夫燕魏遠知仲脩貧至無以殮函一富盛沒日

而家幾毀其子未有聞乃薦鄉惠足保其世賢足
善子愈乎吾朝夕得泛牖其衷傍而翼輔之敢不
盡力獨此慰薦鄉地下余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乎
耶治耶余靈祐之耶哀哉

朱太復乙集卷之二十六終

朱太復乙集

祭文卷之二十六